



报春的燕子

谁是报春的使者？是谁告知人们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？在北方，花卉当属迎春，鸟类莫过燕子。燕子是春天最早回到北方的鸟儿，它把春天衔来，同时带来和煦的气息和山川的秀色。

富有灵性的燕子，喜居屋檐而栖，是农家院落不请自来的“房客”。妹妹家的过道，朝院子的一面四敞大亮，是休闲乘凉的好去处，这种“风水宝地”无疑也是燕子筑巢垒窝的好地方。

一年春天，一对风尘仆仆的燕子来这里筑巢安家，过起了浪漫自在的小日子。从此，它们年年清明前后背负着一路轻尘双双而来。

有一年清明节回故乡。一日，正与母亲在院中拉呱，忽听得空中有呼呼响声，我吃了一惊，抬头仰望，原来是燕子归来了。它们像两个黑色的箭头，嗖嗖地“射”进过堂的梁上。我马上跟随这对远方来客去探究究竟。只见它们挺着脖颈，那清新灵动、勃勃的风姿，真一良好明星相呢。那种熟人熟路的架势，仿佛说：“你好，你们的老朋友回来了。”此时，似乎有饱含童声稚气的儿歌随着春风在我耳边响起，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这歌声入耳人心，配上春燕飞舞的画面，有种说不出的舒适与惬意。

燕子不仅形体优美，毛色搭配得也非常协调。翅膀和背上的羽毛黝黑，腹部的羽毛雪白，脖子上一抹殷红，恰似一袭素白的外衣上披着黑大氅，又特意佩戴了红领结，这惹人注目的黑白红三色打扮，真是大自然了不起的杰作。

王开生

父 爱

汪曾祺说，多年父子成兄弟。依我看，传到这种境界的人风毛麟角。在我们这个传统家庭，父亲总是扮演“白脸”的角色。女儿上大学之前，这种不适感并未显现。直到她上大那一年的中秋节，阖家举杯吃团圆饭时，蓦然起了“路远唯有念乡曲，围坐中秋缺缺娃”之思念，无言的悲怆瞬间涌上心头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了一个父亲的软肋所在。孩子对来自父亲的爱关，多漠然不领情。女儿千里之外打电话来，和妈妈总有一万句话要说。偶然不小心撞上了爸爸，也永远只关心一件事，那就是：“妈妈去哪儿了？”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相比母亲每时每刻的问寒问暖，父亲则更显得寡言与沉默甚至落寞。孩子在外久了，尽管从不主动问候，当父亲的也还是真心挂念。女儿大三那年深秋，我进京出差，顺便约她见个面。女儿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和地铁，从京郊辗转赶来。京城的堵车，远比我想象中严重得多。直到晚上八点多，我才匆匆赶回驻地。她已经等了五个小时，晚饭也未吃成。原先设想的团聚温馨场面，因她要在十点之前赶回学校，而化为泡影。女儿让我送她到地铁口。我知道，她是想和我说话。一路上，女儿挽着我，说些生活学习上的琐事，那是我们父女间少有的亲密。在她走进地铁检票口，回头招手告别的刹那间，内心的不舍和自责顷刻迸发，眼泪水涌般汨汨夺眶而出，刹那间模糊了视线。年轻时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无从揣摩个中滋味。此时方才深度体味做父亲的不易和孤独。

“你爸上市场买了两斤刀鱼，煨好了，还有土豆饼，什么时候来家拿？”母亲在电话中急切地问道。煨刀鱼和煎土豆饼一直是我的最爱，也是父亲的拿手好菜，已列入我们家庭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。吃了近五十年，早习以为常了，从未记得对父亲说一声谢谢，节日里亦无半声问候，更没有意识到，忽然之间，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了。我家老爷子，身体一向硬朗，年轻时曾考入空军航校。底子打得牢。底子好的另一原因，是他平日喜欢下厨烹调，至今坚持了五十余年。

自小，我跟随爷爷奶奶生活，与老人家的感情自然深厚有加，隔辈亲。父母带着妹妹另居他处。每至周末，我固定回去住两天，倒是串门走亲戚。爷爷奶奶家才是我的家，这思维模式已根深蒂固。父母家有啥好吃好用的，我总是偷着往爷爷奶奶家拿，妹妹发现了，一准儿上来夺。妹妹从小随父母长大，人老实听话，又肯好学习上进，父母偏爱她理所当然。我上学时调皮捣蛋，在家里自小就是反面教材，正如小学班主任老师所言：顽固不化。这话父亲记住了，时常揭我的短。我也记了一辈子。

妹妹也确实不负父亲所望，一路走来，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入职成为中学教师。后来她结了婚，女婿也争气，深得父母喜爱。家庭聚会中，父亲和妹夫倒更像是父子，互相夹菜斟酒劝酒……有一年老爷子生病住院，我去陪床的第一天，到了傍晚，老爷子坚持让我回家休息，说我忙，硬留下女婿值班值守。回家后，母亲跟着打来电话，婉转表达了老爷子不让我陪床的意思，最后交了实底儿，“你爸说你在他不得劲儿。”原来如此！

岁月催人老，往事亦如烟。父子毕竟是至亲，所谓血浓于水，表面上看似淡然，不露声色，遇到性命攸关的坎儿，心底依然会起波澜，乃至紧张无措，牵肠挂肚。儿子如此，父亲亦然，这是无言的父爱。

家人去田里干活，院里静了，我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对燕子，它们有时凌空展翅，有时敛翼归来。有一天它们好像有意为我助兴，在院子上空盘旋几圈后垂降下来，绕过柿树梢头，一个优美的空中急刹，又准又稳地一头扎进窝里，只露出两只靠在一起的小脑袋，温柔低首，不胜娇羞。还没容我多看几眼，它们又从巢里偏斜着飘出来，拐一个弯，振动双翅展示几下后融进蓝天的柔波里去了，我的心情也随之飞向了清静明净的天空。

村外有一处泱泱水塘，不远处是高低起伏的山峦，无边的春色正尽情点染。一日，风轻云淡，我在水塘边徘徊流连，踏着四周风景，凝望天上云飘。走着，看着，亮点出现了：一对燕子像调皮的孩子在墙面嬉耍，飞着飞着，它们瞅见了水中自己的倒影，尾巴调皮地轻点一下水面，掠起的涟漪一圈一圈放大，铺展开来织成美丽的锦缎，风吹来，锦缎变成哗啦啦滚动的碎银。

风去了，一塘春水又恢复了平静的容颜。红瓦村落，远山近塘，青草垂柳，碧水飞燕……这不就是一幅大自然编排的良辰美景吗？当然，景中最醒目的当数忽而旋舞、忽而倾侧飞行的燕子了。

两情相悦，不独人类所有，鸟类何尝不然。我发现，燕子还是秀恩爱的高手呢！有时，它们会像热恋中的情人，毫无顾忌地耳鬓厮磨，眉来眼去地亲昵，那副柔情蜜态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有一次，我实在不忍心惊扰它们，悄悄地欣赏着它们的腻歪劲儿，看累了，它们大概也亲热得差不多

春天是被桃花的花瓣撩开的。桃花是乡下人的农历，一到春天，最先看见的是桃花的绣帘，敲开桃花的门，才是万紫千红的灿烂。

问遍春风，没有一种颜色胜过桃红，它说，这才是春天的正宫之主。桃红柳绿是春天的全部，而桃花在甜润的南风里，妖娆着，独占半壁春色。轻轻地吟咏着“桃花”二字，内心不禁莞尔，那绯红也会飞上面颊，桃花一样的心境不挑选年龄，不挑选贫富，在岁月里穿越，瞬间抵达想念桃花的人。

有好些年，在微信中的个性签名是：每一个春天都与桃花对酌。

十岁那年，我挖野菜时从桃树下发现一棵小桃树苗，挖出地面的时候，它的胞衣桃核还在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棵桃树栽到院子里。小桃树长得很快，第三年就开花了，母亲说，桃三杏四梨五年，真准。第一年的桃花只开了几朵，也没有挂住果子，只是跟春风打了个招呼说：我长大了。就是这稀疏的几朵花也让我幸福了整个春天，从它们微小的花苞开始，一直看到最后一瓣落。在贫瘠的小乡村，一树小桃花装扮着我孩童的梦。

读中学的时候，遇到一诗句：“小桃无主自开花”，郑重地把它抄下来，乡村好多这样的野桃树，一枚果核被随意一丢，一枚烂桃子被远远抛弃，悄悄地它就出落成一棵野桃树，傍沟傍坎傍垄傍墙，傍在贫瘠冷寂的角落，悄悄长成风景。

常常想念一个叫浮山的山坡，在青岛海边的某个春天，我和朋友穿行在山腰的桃林里，那年的桃花繁密而浓艳，那些日子叫作青春，我们挥霍着青春，比桃花还骄傲。总想去看一片桃花的海。刚参加工作的那年，在胶州县城，得到一个消息，胶北有千亩桃园。周末，冲动的单身青年们骑着自行车远途跋涉三十多里路，一路打听听着，在早春的寒风里抵达这个村庄。但是满坡的桃树冷枝寒色，没有一朵早开的花。不甘心的年轻人，望见村头住户一树份繁，就推门而入，用借来的照相机拍了些杏花的照片，后来我洗

邵 琴

南宋词人陆游评说朱熹，“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，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。”

种种宏浑与消长，几番激荡与温静，不过俯仰一浪间。这两涘之后的澈深，放解之顷的澄和，是朱熹的太极之气，是武夷的自安一隅，是这里春天的样子。

一路走武夷，一路山水茶。在这里，山有千貌，水有千色，茶有千味。

九龙窠的山，全是敦圆巨石斜巍对峙而形成的大峡谷。峡谷腹地，曲廻向西一路蜿蜒，可以到达大红袍景区。

大峡谷里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。缝隙里渗出的水洒湿了大片大片的岩石。这些岩石巨大、壮观。不知是经历年月太久还是水漫风蚀的缘故，还是形成之初就已经这样，石头整个都是黑色的，这些黑黢黢的大石头，每块都形成一座山，姿态各异，巍然成峰。

走在狭促的谷底小路，或抬步石条山阶，或悠然走在沙土小路，这脚下，依旧是湿的。每每在路沿处，在岩石底，总有潺潺水流或漫淌过浅湾，或汇集成沟渠，沟渠浅湾处生着长叶芋，一丛丛幽幽潜潜芳美自拂。

峡谷里幽静极了，仔细听，可以听见岩石缝隙里渗出的水是以怎样的涓涓细流蔓延出来，像一片岩石的水涎，在半山腰抹上一层水白。这些岩石圆滑平坦，几乎用眼睛观察不到裂缝，然而，水能找到，小草能找到，野花能找到，她们从这些微细的缝里找到出口，扎下根脉，在没有生命安排的地方，招摇叠翠。在这片幽深里，空气也是湿的，置身其间，心魄是润的，是静的。当我站在深长的峡谷里，巨石山峦沉默虔护使我平

静，无意中发现了我，居然转动着小脑袋与我盈盈对视。它们似乎觉察到自己的隐私被发现了，羞答答地相互耳语几句，拍拍翅膀划着优美的曲线倏地一下溜走了。最瞩目的还是它们减速时剪刀型的尾巴，好似人们用手比划的“V”字。那个V字形我是喜欢的，它包含了胜利的意思。“比翼双飞”在这对炫胜炫爱的燕子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。

燕子有草燕与泥燕之分，两种燕子垒窝的物料有差别，卫生习惯也大相径庭。泥燕的窝是用黄豆粒大小的泥球垒成的，而草燕的巢是泥丸与草的混合体，具有“草根”气息。草燕虽擅长建房垒屋，但缺乏卫生意识，粪便常将燕窝周围弄得脏不忍睹。泥燕却有洁癖，不随处拉撒，把燕窝宝宝的粪便都衔到田野里，窝里窝外全都干干净净。妹妹家的这窝燕子是草燕，虽给家中增添了勃勃生机，成为家中一景，可它们经常神态自若地背对着窝外，白色粪便从天而降。就为这，有几年，当它们结束了半年的“北漂”回南方后，妹夫就趁机将燕窝端了。但只要它们归来，却毫不介意，又开始一点点地垒窝筑巢，一副浑然忘我的样子。过不了多久，两个建筑师又把温暖的爱巢重建起来。

春季，燕子夫妻一心一意修筑房屋生儿育女。为了儿女，它们可谓煞费苦心。刚出壳的雏燕有着白丝般的绒毛，嘴边镶着一圈醒目的“金条”。嘈杂乱唱时，则像一群口齿伶俐、互不相让

年年桃花

出照片郑重地挂在床头，那张照片记录着意气风发。又一年，我骑着摩托车，驮载着一个像我一样喜欢做梦的女孩去了远郊桃园——果园的桃树，与乡野自由挺拔的桃树风貌不同，它们中规中矩，枝丫被约束得矮小。我拍下了女伴在花中的倩影，在当年桃花节摄影大赛中获了优秀奖，从此这张照片也遗失了。后来我常常想，我宁愿用那张获奖证书把那张照片换回来。

一年年，桃花从仙界走向人间，家乡岭壑纵横，每年春风泛香的时候，就有人约去远村看桃花。不管是远观红云飘漾，还是置身其中，都是一种陶醉。挑一个桃花正好的日子，带着放学归来的儿子穿行在桃林里，是记忆中难得的一幕。那些被桃花簇拥的日子，被岁月漂洗得只剩下脉络，只剩下桃花的颜色和带着香甜的暖风，它吹一吹我的额头，那帧记忆就被翻开。

为了看桃花，我还去了泰山，曾经一起看浮山桃林的朋友在月湖畔等我。虽然彼此的眼角有了湖波一样的皱纹，枯黄围攻了脸颊的桃红色，但往事在我们心里依旧鲜活。这里不是十里桃花，而是万亩桃园。浩瀚的一片片桃园因地就势，坡上原下，氤氲雾气般，深红浅红、远远近近朦胧的都是桃花。沿着略显平仄的田间岭路行走，人影重叠，穿行在桃花丛里，踏青的游人，被满眼胭脂点染内心，飞翔的欲望使肋下微微发麻，好像要生出双翅了。抬头是桃花，俯首是桃花，沟畔野菜肥绿，春水明晃晃一泓。诗情从胸腔间蹦跳出来，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诗与景同，最朴素的田园风光在眼前一一呈现，由桃花铺展的春色，妖娆万状。桃花是春天的红盖头，南风挑开了桃花的花瓣，就挑开了无限春色。夹岸桃花，春水清澈，那桃花真是蘸水开的，所以水灵灵，红艳艳，颜色那么足，那么靓，掩映着一个个村庄。

任谁走进桃花林，都会思绪万千，桃花是一缕缕乡愁啊，谁的童年岁月里不曾指着一树桃花吟咏古诗？在牙牙学语的时候，祖父就牵着我的手，用手指着庭院那棵刚刚开花开绯红的

武夷山水茶

静，而那些微风拂动下柔薄轻质的小小花朵反而让我感受到力量与倔强。

沿路走来，路边尽是茶园。这些茶园依峡谷阔窄变化而建。在绵延的路途中，以白瑞香、十里香、肉桂、水仙等十几种或几十种这些芳香的名字植作着武夷岩茶的千变万化。这时正是新茶叶子初抽，品种不同，芽状不一。有的刚刚探出一点牙尖；有的已经长成一叶分两瓣；有的叶片舒张，展在阳光下透出一层绿绿。

终点处的大红袍是岩壁半山上的四五株茶树，这几株茶树生得太高，又危临绝壁，不易使游人看真切，估计更不易采摘。因为长在峭壁，泥土养分总是稀缺，所以近四百年的树龄，仍是纤细的灌木样貌。但因为这里的峡谷的纵深处，水汽萦回，山风授香，所以茶味独特浓郁，摘取石刻碑文的形容，该是“岩骨花香”的正解。

武夷山的水也动情，最好的水当然是九曲溪。在这里生活过五十年的朱熹以《九曲棹歌》为九曲溪留下了供舟子渔夫传唱的七排诗，九曲溪因此名动天下。九曲溪的水清澈明丽，浅处鹅卵石历历在目，随水波漾动，深处碧绿如幽镜不可莫测。乘竹排顺流而下，前排排后各有艄公一名，二人以长竹竿为撑，点岸边岩石、树木为力，首尾配合，悠悠然顺势前行。手边是清溪碧水，两岸是山岩绿树。一曲到九曲，曲曲各千秋。天是空阔的蓝，云以层片叠浮，白而含絮，有时白亮如含冰。崖壁上偶尔开出一枝红杜鹃醒目夺艳。一路有题刻，每一曲都有标注，文人墨客总要在名山大川中留下遗迹。我却仿佛在一路上总能看到那个着长袍的朱夫子。这一曲，他与

的小姑娘。妹妹曾给我讲过老母亲护燕：有一年刚开春，燕子一回来老母亲就下达了保护令：“这对燕子还恋咱这个老东家，不愿挪窝。今后别再惊动它们了，你们出门时，有燕子和我做个伴就不觉得冷清了。”老母亲发了话，谁都不可能再去追究燕子的“不文明行为”了。家人想办法在燕窝下方吊了个纸箱，嘿，这措施还很灵验！从此，人燕之间达成一种默契，和谐相处了。

燕子是一种不会忘记使命的候鸟，春天北上秋天南下。据说，燕子是依据星座确定迁徙方向的。星座围绕南北极旋转，它们认准星座的方位，迎春而来随秋而去的飞行路线就确定了。即使在拂晓和黄昏时分，迁徙征途上的燕子也不歇息，仍归心似箭奋力前行。

迁徙的鸟类众多，我对燕子情有独钟。一般飞禽怕遭劫难，善于防范，因而远离人群，到高深隐秘的地方去栖息。燕子却不，它甘愿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毫无觅华屋攀高枝之举，也从 not 喜新厌旧。它们迷恋故土，执着追求，情感专一，这些均对我极富吸引力。

故乡最美的季节是春天。小的时候，我常在春天的原野奔跑，看到随着温暖的春风从南方飞来的燕子，幻想着自己也能变成一尾潇洒的燕子，张开双臂剪开春天的云彩冲向云霄。现在，一到春季我就会想起为故乡带来春天的燕子。我甚至觉得，无论多么斑斓多彩的春天，如果没有燕子的参与和衬托，都是寥寥乏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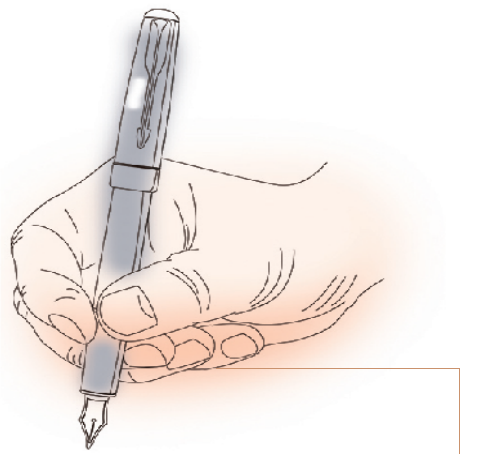
树说，桃花开了，春天来了。祖父的心里也藏着一段桃花般的美好往事吧。

桃园地头有座石屋，石屋怕是有点年景了，是石头与土坯的混合建筑，屋内锅灶井然，是桃农曾经的餐休休憩之地。大约桃花谢后，需要日日进行园林管理，那桃农便会搬到石屋来栖居。石屋青瓦之上的烟窗是浅褐色的，形状是一只花瓶。现在，满园的桃花都是它的怀中之物。桃花谢了，那烟窗也不干涩，炊烟不正是它最美的花吗？何况，桃林里有最期待的果实，一日日长大起来，它们不正是因为炊烟一次次的喂养而日渐茁壮吗？

“山上层崖桃李花，云间烟火是人家”，桃花与乡下人的茅檐炊烟站在一起，站成一段不泯的田园风景；“双飞燕子几时回？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桃花和折扇青衫的士子在一起，站成了史卷里的茵茵香气。翻开古老的书简，桃花一直在灼灼开放，它在《诗经》中盛放，在大唐的浩浩诗篇中盛放，桃花入诗、入词、入剧，与百味人生密切交织。

无处不在的桃花是一缕大众乡愁，谁家院落不曾春开一树桃花？哪一个村落不是春天被一树树桃红点染？最美的中国画里，也少不了桃花，它不太过浓艳，也不素淡如云，它取了胭脂和素雪，在自己的颜料盒中调制一番，花蒂处娇艳楚楚，越到花瓣外围便过渡成粉红，具有了明朗的层次感。一年年，春风有信，桃花如期。风的脚尖在花瓣上跳舞，它从一朵花心抵达另一朵花心，那些美丽的娇艳就有了硕果的美梦。

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在桃花的诗笺上行走，一年年，我们走老了岁月，而桃花不老，永远在春风里撑开一张粉红的诗笺，等着人诗的脚步。拂去岁月的尘埃，生命的底色里依然娇艳着桃花的底色，我童年仰望的那些桃花，青春里攀折的那些桃花，枝丫饱满健壮自由的桃花，行走在大地上的被风检阅的桃花。我拾起一枚花萼，夹进书页。心有桃花，生命便始终生动如春。



张建业

月光下的红叶李

微酒，一轮月也醉。

红叶李花开绚丽，她披上月的纱巾，春天里兀自舞蹈。

本是对花朵不敏感的人，所有的花对我而言都是美丽的。红叶李先花后叶，满树的花遮盖了枝枝绊绊，独自的花单薄，透明的瓣蕊少有厚度，如同叨叨絮语的红唇，说起来就细雨绵绵，风吹不进。红叶李和杏花几乎同时开放，她不怕红杏出墙，招摇得花枝乱颤。

朴素的花是真实的表露，淡淡的妆天然的样，不施粉黛，如普通的汉家姑娘，是红叶李花的最大特色，她把容颜给了叶片，正好把红花要用绿叶配反了过来。当红红的叶挂满枝头，淡淡的花隐身而去，让红叶当家作主人，让小小的果闪烁夺眼的光亮。

月下的红叶李花，应是月的姐妹。春天的月透着香味，它浅浅的莞尔，浅浅的挑在浅绿之上，生怕手脚重了压痛了花的息咽。

红叶李的花也是轻柔的，她托住了一方月色，把月的温和含在蕊心里，化为花的一体，化为她的粉黛，化为一抹香，四处飘逸。

月和花相互映衬，月下的红叶李花不见得灿如美人，但却有比美人更美的笑容。月也如此，穿过花朵，洒在绿草之上，星星绿被镀亮了，亮得灿烂。

红梅开得早，这时已落英缤纷，一地的花红，正好和红叶李花对应。我不知两种花可有两种心情，报春和打理春天，做派不同，但却有一样的心境。为春而生而活而艳，是植物的心态，也是人的心思。月驻防红叶李枝头，同时打湿了落地的梅瓣，她们的幸福各自表达。

伫立于红叶李下，我的微醉进入佳境。人生没有醉是种遗憾，醉于酒是醉，醉于一种寻常的花更是酣醉，犹是在月色下放纵心情心绪。花不负人，负花的却往往是人。月不负花，花不负月，它们相得益彰。花影月色自是春天美上加美的心跳。

月下的红叶李花肯定也醉着，否则她不会先对我微笑然后放声狂笑，她知我读不懂花的语言，只会围绕花枝转圈，可能也看清了月下我的痴性，不离不弃，非得等一朵花走进我的眼眸。

夜风吹低红叶李花枝，花靠近了我，我竟躲躲闪闪，真怕我的俗世侵袭了她。月也醉了吧，它的拥抱紧密、覆盖，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，花在月中暖，比阳光下更真切。

随月随花随情，我心中的春又陡然增了三分。不知会有怎样的守卫，在红叶李一树的花红里。我想做一个梦，搭自己的巢穴，唱独家的呢喃，捧花间的月色，深深把落下的俗世的尘埃埋葬了。可惜无边的月光与千万朵花情惊扰了我的睡眠，只会一夜无梦。



升 远 图